

堅

瓠

集

皇朝秘集卷之四目錄

義馬

朱魚變白

孝丐

牛償債

圖乙誤字

傳說誤

李近樓琵琶

縣令主婚

天緣

一激成名

孕化金眼獅

大西國三主

爲法自弊

登高

馬腦

天目地肺

寺壁照遠

糞黃

廖德明

福地不易得

多子

短人

長人

神拽人長

犬嚙鼻

食量

物日食料

蝗災

能報金蓮

粉骨爲堯

間紙

朱買臣

象畏鼠猪

金吾

扇

畫圖

異力異鬚

萬物生虫

鱠殘紅蝦

野枝幻狀

大膽

中時變

水産陸産

籍没資財

楊太真

阿瞞

光武故人

嘉定井

酒活命

古來可笑事

詩有唐氣

畫虎類狗

桃棗異

張僧繇畫壁

魚吞仙艾化龍

龍門

三足雞

乳媪奸惡

江西畢氏

奴解客媪

嚴嵩方書

堅瓠秘集卷之四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義馬

書史所載義馬如踰水救主墜門訴冤事甚衆陶朱新錄載崇寧間東阿董熙載飲於村落醉歸墜馬臥道次馬韁持於手忽有盜盡解其衣又欲其馬方俯首取韁馬遽啣盜髮盜不得去遂熙載醉醒盡復取

所失物馬始縱盜爲人臣僕而不盡力於
君主者曾足馬之不若也

朱魚變白

拙菴雜組仁和張問渠者冢宰元洲瀚之
兄也性至孝母陳夫人嘗畜朱魚二十餘
頭玩弄日久母沒問渠哀痛不忍往視魚
忽皆變白觀者咸謂魚常變色不足爲異
及終制之日魚俱復變赤儼同除服人謂

孝感所致

孝丐

都公談纂正統間有丐者奉其父母居蘇之南倉橋警館中時父母俱以疾癯丐者辰出而午歸未出而酉歸市中所得魚肉必擇美者躬自炊爨慕則置酒跪拜於前墮歌以進必父母歡醉而後已市人皆賢丐者而樂施之以故甘旨不缺

牛償債

揮塵新譚潘愛松名珙字廷大贅於李氏
李有拽磨犍牛已十五餘年精健多力一
日清晨帶所拴繩至李臥房前作人言曰
牛卽係某人原負主公本錢若干兩罰令
變牛來償今年限已滿太利已足告歸矣
主人與某妻啓戶視之蓋磨牛也再跪前
二足垂淚而死其事潘所親見者

圖乙誤字

愛日齋叢抄趙景安云古人書字有誤卽
墨塗之今人多不塗旁注云卜謂之下致
莫曉其義近於范機宜處見司馬溫公與
其祖議通鑑書有誤字旁注云丰然後乃
知非字之半後人又省作下或三點者項
氏家說亦以温公爲証謂勘書之法有爲
乙字布於兩字之間者自右勾上而使之

下蓋字顛倒當兩易地余館中校書格字
有誤者以雌黃塗訖別書於上或衍字以
雌黃圈少者於字側添入或字側不容注
者卽用朱圈仍於本行上下空紙標字倒
字於兩字間書乙字勾轉舉子場中亦然
○歐陽文忠公詩補亡後序增損圖乙圖
者塗抹也乙者勾正也史記東方朔傳止
輒乙其處謂有所繩止點而記之曰乙如

士人讀書以朱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
落勾其旁面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幾
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作註乃點字之誤
點竄出三國志曹操與韓遂書多點竄點
謂塗去竄謂添入

傳說誤

紫栳軒雜綴石氏星經云傳說者章祝女
巫之官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

大祝以傳其說於神宮鄭氏曰傳說一星
惟主後宮女巫巫禱祠求子之事蓋古有保
母傳母傳說者謂傳母善之也由石氏則
傳者附達之義而說爲傳說之說由鄭氏
則傳爲保傳之義而說爲喜悅之說其遂
目爲商相傳說者始於莊子追子瞻作韓
文公廟碑記由呂自岳降傳說爲列星於
是仍訛襲謬不復可正矣

李近樓琵琶

耳譚載京師鼓者李近樓籍錦衣千戶善
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無不絕妙平
生羈愁哀怨及人已胸中事皆於鳴絃鐵
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
唄冷然孤僧雲水復作蘇臺圍獵凄然百
獸鳴嗥有言鼓者習琵琶穿被作二孔寒
夜舒手出外時時弄撥故幾於神若此

縣令主婚

南濠魚行程某無子繼一陳姓者爲子在
店經理隨又嗣一他姓女年相若也陳子
長而勤敏嗣父母許以女妻之兩人出入
肩摩之際私心亦許可竊喜陳以語本生
父納采焉康熙辛未嗣父忽不樂於其子
逐之出另以女擇配媒氏從惠已有成議
爲他姓委禽矣其女抑鬱不堪而不能自

主壬申春陳父訟之吳邑張邑侯蔭以陳
納聘在前諭其父以女歸陳杖責從後執
柯者而程某托言其女不肯適陳族屬程
天士者深為不平隣里合詞以程父另配
為不義張侯額之視陳子少年韶秀遂留
意焉拘其女到縣詢之顏赤不語侯云此
佳偶也我當為爾成之命取庫銀拾兩紅
紬二疋粟喚喜娘擯相樂人簪花披紅堂

堂拜縣主結婚焉人見其女荆釵裙布不稱新人裝束承行吏亟取紅襖并綠裙當前換易贊禮交拜觀者堵墻咤爲僮事天士輩見張侯如此好事而陳家戶庭闐寂且合卺之費無所辦不將負此盛典乎乃出一單衆姓助婚頃刻得銀拾餘兩備列案間張侯大喜爲之撫掌歸而酒筵成禮叩拜公姑夫婦歡好郡中閩傳焉

天緣

濯纓亭雜記正德間都下王某家甚富其子聘孫氏女爲婦將婚子病瘵死恐孫氏匿其聘則秘不發喪詐令媒妁請期女家覺其詐佯許之至親迎日王以其女僞作男子往迎孫氏亦令其姪僞作女子隨行成禮王意兩女共一室了無他疑不意少女與少男相悅而私成配偶矣都下民俗

成婚三日婿與婦同歸父母家孫氏遂留
王氏女於家王某方悟反受其欺已無及
矣訟於官兩家各當坐許罪王氏女既爲
孫姓之婦而以孫氏之女亦歸王氏之婦
一時盛傳以爲奇事此與癸集所載相同

一 激成名

近峯開畧錢塘方實爲諸生時在館中買
靴所乘驢逸適蔡都指揮過驢從捶驢

驚賓言騶從時明初重武功軍官多橫蔡
因杖賓賓不勝忿與蔡相爭蔡曰汝他日
爲官能臨我乎賓因拔皮刀擊檻曰他日
不得相臨有如此檻遂去家入鄉校鑰門
修業竇中傳強三年貢入太學授兵部主
事永樂初賦元旦觀燈詩稱旨陞郎中以
侍郎陞本部尙書蔡適有事至部懼不敢
見乞賓親厚謝罪賓不荅俾以公事見蔡

且喜且懼乃盛幣候其歸休叩頭待罪賓
扶之起曰非君一激何以至此禮之有加
孕化金眼獅

湖海拽竒淮陰徐省祭城溪妻有孕夢中
忽云見一金眼獅子坐在胸前徐忙起取
火獅卽跳往桌上及火至而獅已無踪妻
腹忽消不復有孕○近太倉一大家夫人
有孕產龜數枚而腹亦消母亦無恙

大西國三主

紫桃軒雜綴大西國在中國西六萬里遙地名歐海國列三主一理教化一堂一計一專聽斷其尊雖等人皆長聽斷者旁國侵掠亦聽斷者徵發調度然不世及須其人素精聖學年過八十而有精力者衆共推立之故其權不久而勞於運用人亦不甚歆羨之地多犀象虎豹人以捕獵爲

生亦有稻麥菜茹之屬文字自爲一體皆
秉教於天主不知有中國儒釋道教天主
者最初生人生物之主也立廟共祠之其
言天謂有三十二層地四面懸空日大於
地地大於月地之最高處有闕日月行度
適當闕處則光爲映蔽而食五星尚低不
等火最上水最下金木土參差居中故行
度周天有遲速皆著圖立說頗有可採處

世廟末年國人利瑪竇者結十伴航海漫
游歷千餘國經六萬里凡六年抵安南入
廣東界時從者俱死瑪竇有異術善納氣
內觀故疾孽不作居廣二十餘年盡通中
國語言文字瑪竇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
年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見人膜拜如禮
人故樂與之交萬曆丁酉李君賓過之豫
章與劇談出示其國異物一玻璃畫屏一

鵝卵沙漏狀如鵝卵實沙其中而顛倒滌
泄之以候更數攜有彼國經典綵刻金寶
雜飾之其紙如美婦之肌云其國之樹皮
治薄之耳因贈之詩云雲海盪朝日乘流
信綵霞西來六萬里東泛一孤檣浮世常
如寄幽棲卽是家那堪作歸夢春色任天
涯瑪竇不復作歸計以天地爲階闕死生
爲夢幻較之達磨流沙之來抑又奇矣

爲法自弊

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兵捕商君商君亡
至闕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是商君也
曰商君之法舍人無所容也商君僧然
歎曰嗟乎爲法之弊至此哉晉桓蔚之
敗投牛牧寺僧昌保身之劉毅聞而殺昌
及毅被劉裕所討夜走亦投寺僧曰昔
亡師客桓蔚爲劉將軍所殺今實不敢客

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蘇子由
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居而章
子厚以爲強奪民房下郡按治及子厚謫
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
相幾破我家今不可復蹈前轍也當鞅輩
快其令之行指撝如意假令知有後灾猶
將不恤及其出亡而無所居然後知爲法
之弊悔已無及矣

登高

登高不獨重九古人人日亦登高晉李充
正月七日登剡山寺有詩桓溫參軍張望
有人日登高詩元魏東平王翕人日登壽
張縣安仁山刻銘於壁隋文帝正月十五
日與近臣登高馳詔召元胄既見上曰公
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也又韓退之有寒
食登高詩

馬腦

舟丘國人善別馬馬死則破其腦視之腦色如血者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色黃者日行千里色青者聲聞數百里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色白者多力而駕其地有夜叉拘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世所貴馬腦乃真馬之腦堅凝而然今則皆紅石子也

天目地肺

杭州臨安有天目山山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爲天目之目河州歷陽縣亦有天目山河圖括地象云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直誥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勾曲之地肺註云水至則浮故曰地肺又大伾山爲地喉岐山爲地乳終南山有地脉爲四皓修煉處秦苻堅時長安地有水影宋

文帝時青州城南遠望地中如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謂之地鏡唐神龍中大曆末地見水影皆有樓臺花木士女往來之態明萬曆中皇城下忽見水影有眾鐵騎臨城城上刁斗旌旗無一不備踰時乃滅

寺壁照遠

紫桃軒雜綴湘潭界中有方廣寺每至四月朔日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

居民會宇影著壁上物物可數又福清紫
微院每三鼓後聞譙呼買物之聲正如城
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又七修類藁青州
府城外羅北門曰鎮青俗曰馬與左轉數
丈將抵門座之角人或持石擊地自遠至
碑中則若錫棧之聲南京靈谷寺有琵琶
街人履之拍手應聲如琵琶然絳州鼓堆
人馬踐之逢逢如擊鼓音蓋天地間空水

火風相搏相攝其氣機虛翁之變不可以
情理測識有如此

糞黃

白癖堞言萬曆辛丑仁壽令李公述職過
鄆城有孝廉謝玉齋子庚子亦舉孝廉云
未第時糞丙生糞黃數枚李撥視之形如
東瓜大亦如之乃活物也彼地發旺之家
糞多生此視後仍以糞覆之亦新悶也

廖德明

湖海搜奇廖德明瑯江右商也素善書鳥
之術臨終語其子曰大江之中青龍山之
尾有島焉常出異貴汝必葬我其上葬畢
三年之中慎勿啓門啓則不惟敗事且得
奇禍德明卒其子如其言葬之歸而扃鑰
其門甚固雖至親貴賓臨之不敢發屣更
五日則滿三年矣會其妹將嫁母曰所不

盡者五日耳啓門何害於是遂啓其門而
出欽夫監奏帝星見江西分望氣者亦言
在此島中帝命物色之遍一島不可得一
老兵夜卧聞水次有聲明且按其處發土
得死屍已化爲龍惟一足猶人形目瞑未
開蠕蠕若有動息者更三目則入於江矣
遂斬其屍繫其島作神廟其上號曰斬龍
廟而廖氏少長皆坐法

福地不可得

閻然錄歸安仰思忠精堪輿家術閻故方伯何公先爲湖州守其婿六合尹林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爲方伯擇葬地而其姻某亦欲葬父因聘仰爲得一地甚佳方點穴而雨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否曰佳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嚮三舉子當有陰

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
覺明日思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先爲何
官宦業如何曰先爲某縣教諭轉此官不
久遽卒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
評以此少之思忠惕然遂托故辭歸越三
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葬何所人曰因與
勢家爭地官事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凋
落矣思忠益歎異之

多子

齊田常專國選民間女七尺以上者爲妾
生子七十餘人田成子有子百餘人漢張
蒼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人中山靖
王子百二十人唐棣王瑛子五十五人榮
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玠子三十六人張
耆子四十二人杜子徵子一百四十八人馮
益子三十人宋李仙哲生男女六十九人

姚弋仲子四十三人胡養子六十人陵陽
子仲子三十人明慶成王有子百人河洛
周王子百人光澤縣民其子百人

短人

說其載率子教長三寸三分於鳴鶴嗉中
遊行無碍莊子註載務光身長八寸耳長
七寸誠齋雜記載李羊昂長七寸漢武故
事載漢武帝時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

曰巨靈論衡載漢建武年間潁川張仲師
長一尺二寸雜記載蔡謨外親王蒙長三
尺紫桃軒雜綴載西陳民朱某長僅二尺
一寸余裸而視之腹下卽出二趾無脛脛
肩下卽醫尻無肋可數

長人

中國之人長一丈者人君則黃帝堯與文
王人臣則孔子一云九尺六寸莊子謂自

腰以下不及焉二寸則後說似矣吳伍員
漢巨無霸元魏南明太守慕容叱俱十尺
無霸腰帶十圍員眉間一尺叱頭一尺腰
圍九尺宋程史載唐某與其妹各長一丈
二尺馮長九尺九寸湯九尺秦始皇八尺
七寸漢高祖七尺八寸光武七尺三寸昭
烈七尺五寸宋武帝七尺六寸陳武帝七
尺五寸宇文周太祖八尺項羽八尺二寸

曹交九尺四寸韓信八尺九寸王莽七尺
五寸劉淵八尺四寸劉曜九尺四寸慕容
皝七尺八寸姚襄八尺五寸冉閔作翼犍
守文泰俱八尺慕容垂七尺四寸慕容德
八尺二寸韋康成年十五長八尺壽寧十
五長七尺九寸劉曜子胤十歲長七尺五
寸後止八尺四寸晉咸熙二年長人見於
襄武長三丈符堅時申叅夏默護磨那俱

長一丈九尺爲拂蓋即大秦人長一丈五尺龍伯國人長三十丈支提國人長三丈三尺長狄僑如長五丈南海毗騫國土長一丈二尺頭徑三尺防風氏骨節專車佛長一丈九尺弟阿難與從弟調達俱長一丈四尺五寸女子長者明德馬皇后和麗鄧皇后俱七尺三寸劉曜劉皇后七尺八寸以美著稱曜長九尺四寸庶幾相稱

神拽人長

湖海搜奇嘉靖初紹興張益習儒爲弟子
員夜臥見二蒼蠅自窗外飛入簾几上倏
成二人有頃漸大皆長七八尺各以手撫
張張嚙不能出語一人抱其首一人拽其
足盡力相掣覺其身隨拽而長長與屋等
又踞二壁角再拽之張昏然二人仍變爲
蠅飛去張遂寤至旦加長三尺體骨雄偉

與舊不同妻子驚而問之一字不復識有
司聞之奏爲大漢將軍

犬啣鼻

挑燈集異吾郡周時懋惠疇少以痘毒死
其家置之墻隈出買凶器爲犬啣其鼻毒
隨血出而復活遂收養之正德中以字藝
被用官至工部尙書相者謂其鼻存則與
五官不相稱當不貴矣

食量過人

食之多者史稱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秤
肉註秤肉十觔也發蒙記云廉頗年老日
啖肉百觔苻堅時拂蓋郎申香夏馭護磨
那每飯米一石肉三十觔宋明帝噉白肉
至二百片蜜漬鱖一頓數金鉢蕭穎胃
噉肉膾二斗唐張興一飯肉十觔馬希聲
食雞五十范汪噉青梅一斛都盡齊王好

食雞跖日食雞七十臨江王妃江無畏好
食鯽魚頭日進鯽魚三百石晉宦者廖習
之食量寬博晉祖曰汝腹中有五百斤鐵
磨癸辛雜記宋丞相趙溫叔一飲三斗餘
食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又宋永嘉
陳仲潛健啖過人適北使亦善噉求爲敵
者以仲潛充選飯已復索乃各以半豚進
使者辭不能噉仲潛獨大嚼至罄崇禎中

郡中俞胖家素封以善啖而貧至藥殮不
給乃以銀四兩買郡廟皂隸一尊日收其
蛋肉麵飯自供猶苦不飽親友復集銀四
兩又買一尊姑得充然果腹至順治初卒
將皂隸頂替與人爲之棺殮云

物日食料

真珠船載禁苑魚獸食數正德中崔傑爲
光祿寺丞言南城金魚日食蒸餅白麩二

十斤御馬監小猴十隻日食白米一斗紅
棗二斤八兩獅子房二號日食活羊一隻
白糖四兩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兩三
錢犀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豬肉二觔雞
一隻紅棗二斤豹每隻日食羊肉二斤虎
每隻日食羊一羴惟猴以攪馬不睡辟害
不爲虛糜餘則坐食尸素之畜耳當與曠
官蠹國者並殺同驅可也

蝗災

睽車志淳熙庚子辛丑平江比年大旱常
熟縣虞山北郭有農夫過某種田六十餘
畝歲常豐熟過觀例免秋賦亦報旱災自
爲得計明年子寅飛蝗大至首集過田禾
穗俱盡而隣北接壤田並無恙又二田家
東家守分常苦西家侵害無已是年蝗虫
盡集西家之田不入東家之界西家怪之

乃夜以布囊貯蝗移置東田有報東家農者絕不與較但云果有神明蝗當自去明日蝗復飛集西家之田東家照舊成熟

龍報金蓮

辰鷗雜識康熙中一漁人獲一大鯉以筐成之往售時值上元合城張燈綵漁人往來市中並未有呼之者若空筐無物云漁人懊恨至晚歸丹还携筐無人見問之故

令妻斫之其妻甚慧諦視之謂夫曰我聞
鯉魚曉眼此恐是龍神食必有禍盍避之
水夫然之相與合掌加額放之湖中
一白衣秀士來謝曰子龍主之子偶游湖
濱爲子所獲蒙携入市中觀燈竟日且不
加害銘感難酬有金蓮一盆送至家中當
今日開一枝永富爾家且視之果有金色
蓮花焉日開一朵家遂殷富

粉骨為丸

白醉璣言張真人之始祖善相地負其親骸骨行求十餘年到龍虎山覩其崖吉利而峻險不能梯乃粉骨為彈丸以弓發之至若干丸而墮復復再中至若干丸而止故其封爵中絕尋亦復續此其驗也又其家遺誓云傳睛不傳髮傳髮不傳睛今子孫隨衣封者非鬚髮上指則目睛仰生云

簡紙

夏日齋屋叢抄王沂公以簡紙數幅送入皆
他人書簡後截下者晏元獻凡書簡首尾
空紙皆手自剪慰置几案以備用王文康
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諸公皆身處貴
盛儉德若此世俗費紙者無人語以前事
又顏氏家訓云梁東莞臧逢世就姊丈劉
緩乞空刺餘紙寫漢書勤儉更過人矣

朱買臣

漢時會稽郡卽今蘇松常嘉湖地朱買臣
爲會稽太守而杉青吏同其妻謁伏道左
因有羞墓亭買臣死亦葬嘉興東塔非今
紹興屬邑之會稽也買臣在漢武帝時與
嚴助王褒等俱以辭辨捷給凡幸漢元帝
時又一朱買臣作武昌太守卒葬彭城者
至梁元帝時又有朱買臣與胡天祐同拒

北魏者

象畏鼠緒

象畏鼠見地有鼠跡終日不敢動海語物
產篇載象嗜田禾經旬數畝立盡島夷縛
孤豚於深樹中嚙嚙不絕聲象聞而怖乃
引類而遁昔王威寧平兩廣夷人畏象戰
因覓小豚數千縱之象果披靡人以爲豚
類鼠不知豬聲固象所畏也

金吾

崔豹古今註金吾車輻楛也漢執金吾亦
楛名以銅爲之檢塗兩末謂之金吾漢百
官志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
劭曰吾禦也掌執金吾董以禦非常又獻
通考武帝增置八校更名中尉爲執金吾
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
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扇

古人所用團扇羽扇王珉贈嫂婢及主右
軍爲戢山老姥書扇蘇東坡爲春夢婆書
扇皆團扇也方麤形如餅而四稜以木爲
之亦團扇類北史魯漫漢遇楊愔騎驢不
下以方麤障面而過是也摺疊扇古名聚
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
者耳元時東夷始以入貢明永樂間稍效

爲之後則流行浸廣而團扇幾廢矣至於揮洒名人翰墨則始於成化間作偽之徒乃取宋元明初名公手蹟入扇良可哂也

畫圖

漢宣帝思念輔佐之功則寫韓陸侯諸臣圖元帝縱欲則寫王嬙諸美人圖以次待幸唐太宗重文則寫十八學士瀛洲圖宋仁宗畏敵則寫元昊像時觀之南唐韓熙

載窮極聲妓之樂其沉酣狎昵聞於李後
主後主令工就第寫夜宴圖宋吳益王逍
遙山水高宗命善畫者躡而窺之寫冷泉
濯足圖以進明初祭酒滑縣宋仲敏訥剛
毅稱職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高皇
燕居思見祭酒不欲數召煩勞令畫工陰
寫其貌以歸數主數臣共密契同而所尚
終不逮明高皇也

異力異鬚

白醉瓊言攸縣張子雲身長八九尺爲人
担米肩各一石首戴五斗而行無窮步嘗
卧石橋上其首去地數寸元末之亂鄉民
推爲寨主所乘馬灰色日行千里鳴金未
絕白山馳下已十里矣歸附後爲巡檢而
卒同時有徐寨王鬚千餘莖以囊盛之舒

之二丈後亦歸附

萬物生蟲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木水土之中生蟲因其常也人身中有疥虫醬與醢各有虫至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可以爲布垢則以火沆之原化記載獸名蝸斗如大而食火蠹復爲火褚記室載南雞亦食火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大如瓠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

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鑊底上
一鐵泡槌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甚
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

鱠殘紅蝦

博物志吳王江行食魚鱠有餘棄於中流
化爲魚名吳王鱠餘長數寸大者如筋雲
溪友議寶誌禪師嘗於臺城對梁武帝食
鱠時昭明諸王皆侍側食訖帝曰朕不嘗

此味者二十餘年矣師何爲乃爾誌公乃
吐出小魚鱗尾皆具帝深異之今吳中鱸
殘是也○中吳紀聞承平時有蝦子和尚
好食活蝦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隨其所
往密視之遇水則吐出蝦皆游躍而去又
林酒仙東禪僧也好食蝦人規之輒吐出
卽遊去至今東禪寺前河中有紅蝦

野杖幻狀

王丹麓廣聞錄崇禎甲戌七月朔河南孟
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之東有野葡
萄藤枝極間忽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
者達官者爲龍鳳爲龜麟爲蟬爲雀魚蛇
鼠爲孔雀鸚鵡道臣曹應秋取得三美人
一鳳一鸚鵡美人黃衣白裳面施粉黛鳳
苞五采鸚鵡栖於架架上有盞盞中有粒
點葉生動妙手不及

大膽

拙菴雜俎諺云出外十里爲風雨計出外
百里爲寒暑計出外千里爲生死計京師
諺云三十里外不帶傘好大膽五十歲後
不買板好大膽言三十里外則風雨不可
期五十歲外則生死不可期耳然人生天
地間無時不可死豈特五十外哉

中時弊

濯纓亭筆記太平之世人皆志於富貴位
卑者所求益勞位高者所得愈廣然以利
固位終不能保其所有故時人爲之語曰
知縣是掃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又袋口
都將去京裏科語雖粗鄙切中時弊

水產陸產

拙菴雜組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
陸產食水產者鼈蛤螺蚌以爲珍味食陸

產者狐兔鼠雀以爲美品如吳人食土蚘
蝦蟹魚鱸之類不以爲怪與嶺南食蠚螫
蜻蜒及鼠者何異此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籍沒資財

王愷珊瑚七尺高元載胡椒八百石古以
爲侈載之史冊群談採餘王黼旣誅籍其
家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滿三楹他物
擗是童貫敗籍其家得理中劑此幾萬斤

金銀寶物無美賈似道死果子庫糖霜數
千筵官謂此物不可久留難載冊籍遂輦
棄湖中七修類稿正德中劉瑾朱寧權倖
人主富踰國帑及籍瑾資共金一千二百
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
十八萬三千六百兩朱寧金共十萬五千
兩銀共四百九十八萬兩聞籍沒王振曹
吉祥家資尤多民之脂膏安得不竭

楊太真

楊太真本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
妃生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子
琰爲長史又從康乞爲女携歸長安納之
壽邸遂擅天寶之寵幾覆唐祚晉右衛尉
家綠珠亦從南蠻中得之豈天地妖艷之
氣偏鍾於荒峒密箐之地與○綠珠并在
白州雙角山下

阿瞞

人知阿瞞爲曹操小字不始唐明皇小字亦曰阿瞞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內一條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擗耀目一作日上皇驚懼頓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爲兵死鬼矣又羯鼓錄載明皇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爲阿瞞明皇字阿瞞古賢小字集未收

光武故人

光武故人。人知有嚴光而不知有牛牢。光武平時與諸故人夜話及誠。光武曰。劉秀作天子。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光武堅叩之。牢曰。大丈夫立意不與帝友。衆大笑。後光武卽位。累徵不至。刺史郡守奉詔存問。牢每披髮不荅。詔旨嚴。君平之故友人。知有富人羅冲而不知有

安鴻丘鴻丘爲君平作誄曰無營無欲澹
然淵清又林間翁孺皆臨叩人亦其友也

嘉定井

白醉璣言嘉定民家開井四丈無水得一
石以鋏插碎之石中鹵水湧出其人亟出
得免木浸中庭高尺許衆謂必遭墊溺造
有一垢衣道人過見而謂人曰無事以雞
籠罩之卽止如其言水果漸退

酒活命

拙菴雜俎史百戶號松所善畫龍虎醉則
淨思尤妙人欲求者必以醇醪醉之乃肯
下筆以是日事醕酌嘗迎巡按以醉伏地
言百戶稟事實無所言指揮何其稟云百
戶有顛疾乃扶出何呼其父令戒其子飲
父怒責之絕其酒一月病甚不能起延醫
王維綱治之云脉絕不可治其夕果死親

屬哭畢母哀之曰在生嗜酒今以戒酒死
死不瞑目命兒女啓其口以盃酒灌之入
喉有聲乃再進一盃覺鼻息如相續者又
進一盃唇動氣通母問如何答曰好喫乃
更進一盃遂省人事明且往告王醫求藥
王不信具告以故曰然則非藥之力乃酒
之功也宜更飲之乃更進六七度推枕而
起又十年乃卒

古來可笑事

梁大將軍葉作販牛黃客

見後漢延篤

石衛尉

崇祖車騎述戴若思李北海

俱作劫海

俱作劫海

船賊見正史

吳興太守謝朓唐新昌令夏侯

彪之皆以雞卵給人收其雞見南史廣記

李後

王作鵝卵柳條稅大使見鄒訥解漕運賔

王作青竹筒主人

是雜志

謝文靖安作蒲葵

扇牙行覲

雜裴丞相

休韓丞相

熙載作歌

皇朝夕
姬院公兒

見本

石曼卿作藩私益惡少皆

古來可笑事

詩有唐氣

水東日記吳下有舉子作詩自揭廳壁間
乃兄舉之座客曰舍弟此詩大有唐氣一
客忽起索梯甚急眾莫解其義既得梯歷
級而升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爲何不甜
一座爲之絕倒

畫虎類狗

紫桃軒又綴爾雅釋畜犬子曰狗釋獸畫
子熊十皆曰狗又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
獲狗半之然則所謂畫虎類狗蓋指虎子
亦未大懸絕耶

桃棗異

吐谷渾有大如石棗之桃北荒有七寸之
棗南荒有三尺之梨東方有二尺之椹木

蘭皮國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麥暹羅稻粒盈寸屯羅島之麻實如蓮的皆中國所無

張僧繇畫壁

梁武帝命張僧繇畫江陵天皇寺壁僧繇於所畫盧舍那傍另繪仲尼與十哲像武帝恠問釋門內何用此僧繇云後當賴之耳迨宇文周滅佛此刹以先師像故獨存然則僧繇識略超越今古故藝能精如此

魚吞仙艾化龍

安南國有艾山在嘉興州蒙縣西臨大江
峭石環立人跡罕至相傳上有仙艾每春
開花雨後漂水中群魚吞之便過龍門江
化爲龍

龍門

漢地理志註交州有龍門水深百尋魚躍
龍門雷爲燒尾乃化爲龍不得過者曝腮

點額血流此水如丹池故唐人比進士登科爲登龍門又李膺傳註龍門在絳州

三足雞

康熙壬申四月初謝李純西山掃墓離落間見一雞雛足不能舉取視之乃三足焉其一足出自尾間形似鼎多趾而稍短頭差大而喙微扁啾啾撲地作聲因取歸玩之得寓目焉乃知輟耕錄所載非誣也

乳媪奸惡

近窳聞略嘉靖壬午吳江舉人葉伯惇妻
陶氏賢淑有乳媪欲盜其金暮置毒茗中
將飲之適奠醉歸索茗甚急媪進飲之暴
死媪給其父曰無疾脫陽耳父醜其淫竟
殮之後年餘斜一婢俟陶寢熟以布帶絞
殺之則又給其父曰墮私胎懼露故目盡
父益不欲彰亦就殮時有小婢觀其狀甚

悉踰時媼毆其婢具以白父繫置於法

江西畢氏

鈞字江西畢氏中歲無子甚以爲憂然與妻穆恩安不忍置妾每醉後與妻遇寤多不省記妻陰以待婢代已卽有娠露於畢怪而疑之旣產子欲斃之妻具以實告乃納而試之明年又產一子遂釋然且感其妻後二子相繼舉進士長濟川次濟時云

奴解客悞

見只編載里有富人某張具邀賓意獨重
一上客顧衆賓皆至上客不來富人大燥
失聲云偏是要緊者不來衆賓不悅各有
去志一奴在旁知主人失言莫解應聲出
門急向後廚擔一上尊從大門入厲聲謂
主人云要緊者來矣衆賓釋然初謂爲酒
也此奴微言中解亦點矣哉

嚴嵩方書

拙菴雜組嘉靖中宗給諫弘暹宦江西時
奉旨藉分宜相宗實與監藉之員言嚴相
青褶紗巾手持小書數帙而出監藉者難
之嚴曰此經驗方書欲藉以送老耳監者
曰方書有刀創藥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楊
繼盛沈鍊頸創否嚴爲默然監者曰若然
則此書猶無效者也遂奪而投之於火